

艾青被提名诺贝尔奖始末

巴金：中国现代文学馆之父

卞之琳先生的情诗与情事

萧红与戴望舒的交谊：不仅仅是一首悼诗

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

鲁迅与美国文学系列研究之鲁迅与惠特曼

论穆旦诗歌中的『野兽』意象

废话与微言：质疑对钱锺书的质疑

此『处』霜痕

『一出门，便不自由』

吴晗与毛彦文——也曾谈婚论嫁

译识壮，而译胆小——谈辛笛与诗歌翻译

模仿的顺便与超越的艰难——

诗歌创作

陈建功 吴义勤 主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丛书

一个诗人的考辨

——中国现当代文学论集

北塔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一个诗人的考辨

——中国现当代文学论集

北塔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诗人的考辨：中国现当代文学论集/北塔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 11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39 - 5705 - 5

I. ①一… II. ①北…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

评论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7782 号

一个诗人的考辨

——中国现当代文学论集

著 者 北 塔

责任编辑 斯 日

装帧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信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4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5705 - 5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0&ZD099资助课题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的
发掘、整理、研究与出版》成果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丛书

主 编 陈建功 吴义勤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丛书』总序

陈建功 吴义勤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在巴金先生倡议和一大批著名作家的响应下，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于1985年正式成立的国家级文学馆，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学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保管、整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书籍、期刊以及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译本、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文物等文学档案资料，为文化的薪传和文学史的建构与研究提供服务。建馆20多年以来，经过一代代文学馆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成为集文学展览馆、文学图书馆、文学档案馆以及文学理论研究、文学交流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学博物馆，并正朝着建成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中心、展览中心、交流中心和研究中心的目标迈进。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文学博物馆功能的定位和认识的误区以及研究人员和研究经费的不足，对这些宝贵资料的发掘、整理、研究与出版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对这些资料背后

潜藏的人文价值与精神价值还缺乏有效的总结与提炼，如何让这些宝贵的资料在当代社会人文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缺乏深刻的思考与认识。其实，这些年来关于博物馆的功能学术界有过很多有益的探讨，文物如果只是保管在库房里，“藏在深闺人未识”，它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就不能够得到有效的体现，只有对它进行不断的研究、推广、介绍，文物才会不断地得到“增值”，文物的生命力才会延续下去。

正是出于强化文学馆研究功能与研究能力的考虑，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大量引进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硕士等高级专门研究人才的同时，还先后成立了研究部、学术委员会和中国当代文学年鉴中心等学术机构，并面向海内外聘请客座研究员进行合作研究，力求不断拓展和提升文学馆的学术内涵，不断推出有影响的学术成果。2010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的挖掘、整理、研究与出版”，正组织全馆的研究力量并联合相关高校和研究专构的专家学者对馆藏文物进行专门的研究。在继续推出“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丛书”的基础上，我们此次又正式推出“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丛书”。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全面展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研究力量与研究成果，以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回报社会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支持与厚爱。

是为序。

2012 年春于北京

目 录

艾青被提名诺贝尔奖始末

——关于胡乔木给胡耀邦的一封信 / 1

巴金：中国现代文学馆之父 / 6

臧克家致巴金书信一通之考辨 / 10

冯至致巴金函两通之考辨 / 21

斯人已去诗犹在

——谨以此文纪念卞之琳先生 / 27

卞之琳先生的情诗与情事 / 30

论陈去病写的孙中山诗 / 41

短暂而集中的热爱

——论戴望舒与俄苏文学的关系 / 52

考论引玉书屋版《从苏联归来》非戴望舒译、
乃郑超麟之手笔 / 61

萧红与戴望舒的交谊：不仅仅是一首悼诗 / 74

抗战压力下文化建设的典范
——谈戴望舒与《星岛日报》文艺副刊 / 81

戴望舒与“左联”关系始末 / 94

《国际歌》：到底谁是第一个汉译者？ / 113

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
——从胡适早期诗论谈新诗形式起源的一个悖论 / 119

金庸小说是浪漫主义文学在中国多舛命运的典型案例
——兼论金庸小说浪漫主义属性界定中的一些
概念混淆问题 / 126

时代的差异大于文体的差异
——论李霖野的诗歌创作 / 136

鲁迅与美国文学系列研究之鲁迅与惠特曼 / 144

论穆旦诗歌中的“野兽”意象 / 149

论牛汉对其民族身份的认同与超越 / 162

“鸥外鸥”不是刘呐鸥，到底是谁？ / 174

废话与微言：质疑对钱锺书的质疑 / 185

此“处觅霜痕”

——论作为诗人的瞿秋白 / 200

“偷”不如“借”

——论当代中国诗歌中的新古典主义倾向 / 212

是学者，更是诗人

——纵论屠岸先生的诗歌创作 / 218

矢志不移 老而弥坚

——论屠岸的新诗创作 / 224

“一出门，便不自由”

——读吴宓最后的书信之一 / 239

吴宓与毛彦文

——也曾谈婚论嫁 / 247

中国现代诗歌之英文翻译系列研究之一

——述论闻一多诗歌之英文翻译 / 258

“蝙蝠依声音飞翔”

——谈叶维廉诗歌中的音乐或乐音 / 276

译识壮，而译胆小

——谈辛笛与诗歌翻译 / 289

模仿的顺便与超越的艰难

——论袁可嘉的诗歌创作 / 303

疑似超现实主义诗人张白衣的著译 / 316

跋：一个诗人何以要做历史考辨性的文章？

——兼论诗、史同源于巫 / 329

艾青被提名诺贝尔奖始末

——关于胡乔木给胡耀邦的一封信

（一）关于艾青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的叙述

自从1938年赛珍珠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中国籍的作家再也没有获此殊荣^①；不过，获过提名的倒是有好几位，老舍、沈从文、林语堂、艾青、北岛、钱锺书、巴金、王蒙和李敖等。关于艾青被提名一事，由于他本人比较低调，坊间流传不多，以至于连文学界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回事，即使知道的也只是听一耳朵而已。杨匡汉和杨匡满著《艾青传论》（1984年4月）、徐刚著传记小说《艾青》（1986年12月）、程光炜著《艾青传》（1999年）、高瑛著《我和艾青的故事》（2003年1月）都没有关于此事的片言只语。

据笔者目前所知，艾青被提名开始于1984年，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详后），而且有一个由私密到公开的过程；周红兴在其写于1987年的《艾青传》中说：“现在，一些有识之士，如西班牙的戈麦斯，巴西的亚马多，澳门的官龙耀，或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讲，一致呼吁，诺贝尔文学奖应当发给艾青！”^②因此，杨和徐没有提到是正常的。程和高的写作晚得多，理应知道此事，之所以没有提及，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此事不重要，更可能是他们没有看到更多更硬的相关材料（前者），或与著作主题不太符合（后者）。

澳门的官龙耀曾在《澳门杂志》1987年第1期即创刊号上发表大标题文章《提名中国大诗人艾青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原文为英文，谭炳铨译），文章洋洋洒洒，以生动而不乏感情色彩的文字介绍了艾青的生平和近况，文后说：“艾青是世界性人物，他使最古老的文化能与全世界亲切地汇合……我

① 此文发表于2008年，彼时高行健已获诺奖，但他已加入法国国籍；莫言则尚未获此奖。

② 周红兴：《艾青传》，作家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582页。

们认为艾青适合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此文之写作艾青应该是知情的，因为里面有艾青提供的照片。

我不知道巴西的亚马多提名艾青之事，但我知道苏联作家协会理事费德林曾经在北京说，苏联文学界推荐艾青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并为此而作出自己的努力。^①

阿尔弗雷多·戈麦斯·吉尔正是提名艾青为诺奖候选人的始作俑者，也是最为积极者，曾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投书寻求声援，从而引起中央领导层的重视。

（二）胡乔木给胡耀邦的一封信

最近，艾青夫人高瑛女士在帮我翻找研究资料时，偶然在一本艾青读过的书中发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给胡耀邦的一封信的部分抄件（此信没有收入200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传》编写组编的《胡乔木书信集》，高瑛女士也从未曾给其他任何人看过。至于谁抄的这一段？为什么要给艾青本人？目前笔者不得而知）。这部分是专门关于提名艾青一事的。信中写到：“耀邦同志：……我想提议提出巴金、艾青两人作为我们的代替人选，这样似乎更机动而适当。艾青在艺术上的成就和他在国际文艺界的声誉决不逊于巴金，其被接受的可能甚至还略多些。”此外还说这样“对艾青也公道些”，落款上的时间是8月15日。

抄件上还附了胡耀邦8月17日批给乔石的原话：“同意，会议上议一议。”笔者感兴趣的是信中所透露的一些信息和观点，以及与此相关的背景问题，尤其是当时的语境。如，胡乔木是在什么情况下在此信中跟胡耀邦讨论此事的？胡乔木为什么要说“对艾青也公道些”？

（三）热情的西班牙“好事者”

此事还得从阿尔弗雷多·戈麦斯这位热情的西班牙“好事者”说起。此人是汉学家、翻译家、文化活动家，是艾青的粉丝——给艾青写信的抬头用

^① 1989年7月8日《文艺报》张孟仪的文章《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要忽略中国优秀文学——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一席谈》。

的是“十分崇敬”这样的字眼。他曾来北京拜访过艾青。在那之前，他曾把艾青的作品翻译成了西班牙文。见到心仪已久的艾青，他无比激动。此人比较有心计，他把跟艾青的谈话记录了下来，寄给了很多地方的很多人。在他1985年3月3日写给艾青的信中说：“我们的会谈纪要在西班牙乃至西班牙美洲（指拉丁美洲——笔者按）已经广为流传并被人复制。”同时，他在西班牙乃至欧洲卖力地宣扬艾青，“今年5月我要在西班牙组织一次中国文化周，中国大使馆将从马德里来此主办。我将就您举办一次讲话（我已在这里作过三次报告，在欧洲也作过若干次）。”他到底翻译了艾青的哪些作品？又是如何宣传艾青的？可惜我不懂西班牙文，暂时无从查找有关原始资料进行考证。

在同一封信中，戈麦斯说“去年我曾向瑞典皇家学院的提名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支持，倘若我得到了支持与合作，中国很可能已经有了一个诺贝尔获奖者”云云。这表明，早在1984年艾青就被他提名了，他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对艾青的崇拜和艾青被公认的成就，他说：“凭良心和公正地说，我认为——同我的许多同行和国际上的评论家们一样——没有人比您更配得到它。”二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热爱。“如果您获得这项奖的话，对于我无限热爱的了不起的中国人民来说，也是一个极高的荣誉，同时对其优秀的文化也是一个公正的裁决。”

戈麦斯还曾把这份纪要寄给了胡耀邦，他在信中说：“我将会谈纪要寄给胡耀邦主席^①和《北京日报》的出版人，并且告诉他们，您已成为诺贝尔奖的被提名者。”大概在给胡耀邦寄材料时，他还附了一封信，里面涉及了提名艾青的事。胡没有亲自回信，而是把他的信转交给了中国作家协会。时任作协书记邓友梅给他回信说：“胡耀邦总书记收到了你的来信，他非常感谢你对中国人民、中国作家的热情和友谊，但是此事不属于党的总书记管辖的范围，便将来信转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因为这是我们职责内的事情。”关于艾青被提名一事，邓友梅的信是这样说的：“诺贝尔奖委员会曾数次来函

^① 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征求意见，要我们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我们也曾认真地向诺贝尔奖提名著作作家巴金和著名诗人艾青为候选人，并将他们的一些著作（已译成英文和法文）寄去供他们研究。因此，你所从事的工作同我们是不谋而合的。”

戈麦斯在1985年3月3日给艾青的信中抱怨说，他提名艾青“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支持”，邓友梅的信写于5月9日，是对戈麦斯的反驳：中国官方是支持的，而且已经落实到了积极具体的行动，艾青没有获奖，责任不在中国政府。的确，每年获得提名的作家很多，评奖的程序也相当复杂，不是戈麦斯一厢情愿的事。连诺奖评委都不敢说他推荐谁谁就能获奖。不过，戈麦斯作为西班牙人的热心和信心可以理解，也值得嘉许。退一万步说，诺奖是民间奖（prize），不是官方奖（award）。以笔者之寡陋，从未曾听说诺奖的评选要征得候选人所在国政府的表态。戈麦斯不免有一点点向艾青邀功的嫌疑。

（四）胡乔木为艾青“鸣不平”

胡乔木给胡耀邦的信只标了月日，没有年份。高瑛女士推断是1985年，笔者推断是1984年。5月9日邓友梅既然已经说巴金和艾青为候选人，作为邓友梅上司的胡乔木怎么可能到了8月15日还在向党的最高领导“提议提出巴金、艾青两人作为我们的代替人选”？这不符合程序和逻辑。事实上，双人选正是8月18日胡耀邦等最高领导在开会时讨论的结果。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1985年5月之前，或者甚至早在1984年，诺奖委员会曾数次来函征求中国作家协会的意见，要作协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一开始中国定的候选人可能就巴金一个人。1984年，戈麦斯向诺奖委员会提名艾青。中国得知消息后，上层非常重视，经过胡乔木和胡耀邦等的讨论决议，将候选人名单扩展为两人。如果以艾青直接取代巴金，是对巴金的不敬和伤害；且不说，当时巴金贵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长等，他本身在文坛的资历也比艾青早一个年代呢。

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其实是在美的华人作家组成的一个提名机构）曾推选巴金角逐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他们虽然与中国作家

协会关系比较密切，有时还遥相呼应；但由于官方的保密工作一向做得扎实，他们未必知道巴金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获中共中央提名诺奖候选人的事情。

胡乔木对艾青的赏识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而且可能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现存的1944年5月27日毛泽东致胡乔木函提及艾青《秧歌剧的形式》一文：

乔木：

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三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毛泽东

5月27日

胡乔木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给了艾青，并帮助艾青修改了文稿。^①

“对艾青也公道些”云云显示了胡乔木在为艾青鸣不平。作为一名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艾青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学界的地位尚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但在政治界，他只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或许，在胡乔木看来，以“艾青在艺术上的成就和他在国际文艺界的声誉”而论，他理应得到更好的安排。艾青虽然在延安待过，但与胡乔木关系并不密切，胡乔木与艾青和巴金两人的关系都不近不远，他的态度应该说还是不偏不倚的。

^① 叶永烈：《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巴金：中国现代文学馆之父

从2005年10月17日夜开始，中国现代文学馆A座大厅就被布置成了巴金先生的灵堂。进入文学馆的人首先在大门口的花岗岩影壁上读到巴老的两段话，然后通过门把手与他握手，一进展览馆大门，就是灵堂，正对大门的，是巴老的巨幅头像，两边摆放着许多花，所有的花只有两种颜色，白和黄，花圈或花篮上挂满了白色的挽联，与环绕头像的黑色挽幛一起组合成一种庄严、肃穆而又让人悲从中来的气氛。喇叭里反复播放着贝多芬的音乐，因为，据说，巴老非常喜欢听老贝的音乐。我的办公室就在“灵堂”的上边，那些日子，我几乎每天听着时而舒缓、时而激昂的音乐，时时想起巴金与文学馆关系史上的一些往事。

中国作家协会把巴老的灵堂设在文学馆，是合理合法的，因为巴老一直是文学馆的名誉馆长。可以这么说，“没有巴金，就没有文学馆”。我们私下里喜欢说“巴金是文学馆之父”。我们且来看看巴老是如何倡议并促成文学馆的建立的。

巴老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早在1979年中期，“关于文学馆的想法”就闯入了他的脑子。他说，在漫长的“十年浩劫”中，“文学资料成了‘四旧’，人们无情地毁掉它们仿佛打杀过街的老鼠，我也亲手烧毁过自己保存多年的书信文稿”。他认为“文学是民族和人类的财产，它是谁也垄断不了的，是谁也毁灭不了的”，所以他要“创办文学馆”来保存文学资料。^①1980年12月27日，巴老在香港《文汇报》所开的专栏《创作回忆录》中一篇题为《关于〈寒夜〉》的文章中说：“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负起责任来创办一所中

① 巴金：《随想录》之三《真话集·现代文学资料馆》。

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完成和发展。倘使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在次日的《创作回忆录·后记》中，他再次说《创作回忆录》一书“是在替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出现喝道”。同时，他迫切希望“这样一所资料馆早日建立起来！”这两段话表明以下几点：一、他一开始就定名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定性为“资料馆”；二、作为当时的作协副主席，他希望文学馆由作协出面来创办，所以后来文学馆作为专业博物馆在行政管理上一直隶属于作协；三、他极为重视此事，说文学馆的意义超过了写作，他甚至用了“莫大”、“最大”等极端概念来显示自己的态度。

1981年3月7日，巴老在给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健吾先生的信中说，他那时正在“鼓动作协办个现代文学资料馆，搜集‘五四’以来有关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他还力劝老朋友“捐赠书信和手稿”。那时，文学馆的名字还没有完全确定，所以他用了“现代文学资料馆”；他把文学馆的功能说得更加具体了，即收藏“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现在文学馆的实际情况已经有所拓展，如我们已经把“现代”（严格意义上来说是1919年5月4日到1949年10月1日）这个时间概念弄模糊了、延伸了，已经包含了文学史上的“当代”（1949年10月1日至今），而且还有不少古代的资料；再如我们现在有我国的资料，还有一些外国的资料；另外有些资料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总之，文学馆资料的丰富和多样已经大大超越了巴老的初衷。

1981年4月4日，巴老写了倡议建立文学馆的专文《现代文学资料馆》。在文章开头，他乐观地展望道：“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醒来时我还把梦境当作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还“心情振奋”地发表“预言”：“十年以后欧美的汉学家都要到北京来访问现代文学馆，通过那些不被重视的文件、资料认识中国人民优美的心灵。”在文中，他还提了具体的两点，一是“要求国家分配一所房子”。二是他“准备交出自己收藏的书刊和资料”，并且“捐赠自己的稿费”。但是，过了半年之后，房子之事一直没有着落；1982年1月6日，巴老在给老作家